

中國

書法

全集

63 傅山

四  
惟  
不  
粗  
心  
精  
力  
百  
廿  
五  
分  
理  
難  
雜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林鵬  
本卷副主編 姚國瑾

63

清代  
傅山  
卷編

中國書法全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 / 劉正成主編；林鵬編. - 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6.9

ISBN 7-5003-0350-5

I. 中… II. ①劉… ②林… III. ①漢字-法書-中國-選集 ②漢字-法書-中國-清代-選集 IV. J29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6)第14850號

顧問	沙洪林 邵宗遠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孫行
責任編輯	周祥林
圖版編輯	周祥林
技術編輯	高瑞彩 姚燕生
地圖編輯	李森
封面設計	羅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強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簽	劉正成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 第63卷

劉正成主編

---

出版發行：榮寶齋（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西街）  
經銷：新華書店  
排版：四川錦橋印務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北京通縣振興印刷廠

---

開本：850×1168 1/16 印張：26.5  
1996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350-5 / J·351

---

63-0099.50



傅山畫像

#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爲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爲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爲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爲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搨《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搨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右軍大醉詩軸  
白錦龍同肥師  
直欺老紫  
色

右軍大醉詩軸（南京博物院藏）

相宜杆糖其為由為法支結  
 定當去原真極難於自  
 一酒時人所自解本為只去可海  
 腐在毛如為官有平也其後道  
 心德以味物者世大為家福  
 且心以為有  
 心府



草書千字文 (山西省博物館藏)



不徒上藥重玄根  
九轉深<sub>之</sub>抱命門  
異草<sub>一</sub>有霜無假鍊  
海東飛采戲  
三元

洞中<sub>一</sub>深<sub>之</sub>以<sub>一</sub>干<sub>一</sub>者<sub>一</sub>可<sub>一</sub>救<sub>一</sub>他<sub>一</sub>華<sub>一</sub>一<sub>且</sub>  
西<sub>一</sub>春<sub>一</sub>回<sub>一</sub>仍<sub>一</sub>春<sub>一</sub>之<sub>一</sub>德<sub>一</sub>道<sub>一</sub>如<sub>一</sub>子<sub>一</sub>婦  
雲<sub>一</sub>路<sub>一</sub>西<sub>一</sub>隱<sub>一</sub>人

弄澁乘漸入象淮瑾瑜  
 樹平香生新新履氣身  
 卒零降心乃

山行宮廟古可幽宮殿  
 明山深原界亦疎如日  
 福集顏未幾

仙游詩十二屏選（日本澄懷堂藏）

# 總目錄

傅山畫像

序言

原色法帖選頁

傅山書法評傳

傅山書藝散論（原《穿椎一得錄》）

點黠臆釋

傅山作品

附：傅眉作品

傅仁作品

作品考釋

姚國瑾

355

林鵬

29

林鵬

24

林鵬

10

林鵬

1

傅山書論選注

傅山年表

傅山行蹤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王朝瑞

姚國瑾

姚國瑾

# 傅山書法評傳

林 鵬

文臣常常結黨營私，武將往往擁兵自重，朝廷不放心，只好依靠宦官，結果出了個魏忠賢。崇禎皇帝一上臺，殺伐闖黨不遺餘力，殺過來伐過去却依然是依靠宦官。依靠宦官必至亡國亂政，早為歷史所證明，崇禎是甘蹈覆轍身不由己。結果到處是貪官污吏，正人君子沒有立足之地，終明朝之世，吏治沒有絲毫改善。最後是官逼民反，張獻忠李自成橫行中原，官家無可奈何。這就是傅山青年時期所處的社會歷史情況。

傅山生在一個讀書人家。他的六世祖傅天錫做過臨泉王府教授，以研究《左傳》著名於時。傅山的曾祖傅朝宣是寧化王府的儀賓（女婿）。祖父傅霖是嘉靖壬戌進士，曾批點《漢書》，刊印《淮南子》，著有《慕隨堂集》。傅山的父親傅之謨，號離垢先生，是個貢生，家道中落，以教書為業。傅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傅庚，字子由；弟傅止，字行可，都是平人。傅山字青主，自幼聰敏，博聞強記，好學深思，能够繼承家學，發揚光大，著有《霜紅龕集》四十卷。傅山自幼精通《左傳》、《漢書》，並且擅長醫道，家景貧寒，以行醫為業。

傅山是個廩生。他在太原三立書院求學時，宜春人袁繼咸任山西提學僉事，重視文教，經常給他們講學，所以傅山等與袁繼咸有師生之誼。後來袁繼咸被誣下獄，太原諸生以傅山、薛宗周為首上京告御狀，不怕殺頭，多方伸雪，終於使袁繼咸冤案得以平反。這事在當時非常轟動，可以

算作古代史上的一次學生運動。無錫人馬世奇作《山右二義士傳》，以歌頌傅山和薛宗周等人不畏強暴百折不撓的精神。袁繼咸官復原職後，又在山西呆了兩年，後調湖廣參議，因平定農民暴動有功，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崇禎一死，福王在南京自立，馬士英專權，排斥袁繼咸。袁曾多次勸說左良玉效忠福王，『偽太子』案發生，左良玉泣血而走。後其子左夢庚騙袁繼咸至軍中，然後挾之降清。『大清遂執繼咸北去，館內院，至明年三月終不屈，乃殺之。』（詳見《明史》二七七卷）。馬世奇是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李自成進北京，崇禎吊死煤山，馬世奇自殺。薛宗周是汾陽人，明亡後投身交山義軍，帶兵進軍太原，在晉祠與博洛親王帶領的清兵作戰，激戰五天，最後戰鬥失利，晉祠南城樓起火，他投身烈焰而壯烈犧牲。

傅山的師友們，在政治思想上，給了傅山決定性的影響。傅山生於一六〇七年，至一六四四年明亡時三十八歲。在此以前，他是既痛恨朝廷無能官吏腐敗，又反對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暴動。明末的讀書人，頗多幻想。他們總認為會好起來的，會好起來的，其實是一天天在爛下去，早已是無可救藥。宋明理學家們宣揚的所謂禮教，束縛着他們的手足，甚至限制着他們的思路。他們總是苦思冥想，企圖找出一些好辦法來，以解救朝廷的危機，却没有想到應該推翻這個朝廷。傅山在崇禎七年後，除為袁繼

咸事奔波外，就是讀書。他在上蘭村五龍祠中，借了一間不盈丈的小屋做書齋，起名『虹巢』。他在這裏編輯了《春秋人名韻》、《漢書人名韻》和《後漢書人名韻》等大部頭的索引書。他的題記注明是『壬午八月』，壬午是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年。



傅山紀念館

傅山是一個忠厚老實的讀書人。他不是到處為名利奔波，而是老實讀書，繼承家學並且深入一步。這個時期他的字，主要是學趙孟頫、董其昌，幾乎可以亂真。傳下來的有石刻《上蘭村五龍祠場圃記》。據《霜紅龕集》的編者劉箴說，是崇禎十四年所書。看那字裏行間，瀟灑多姿，如果把它放在宋明人的簡牘或彙帖中，一點也不特殊。宋明文人們喜歡掉書袋，喜歡使用生僻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不例外。他的腹笥充盈，所以信

手拈來，使他的詩文中表現出一種怪味。明末是個亂世，書法上出了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名家。這種情況不可能不影響傅山。表現在傅山的字裏，也有一種怪味。這點怪味其實是很可貴的，它隱然顯示着內心深處對趙、董的不滿意，或說不滿足。

正因為明末的文人們充滿了幻想，所以在國破家亡日益臨近的時候，他們深深的體驗了幻滅的痛苦。他們的痛苦是如此巨大，如此深沉，以致一腔悲憤充塞天地。不能說那些自殺殉國的人都是窩囊廢。他們的怨憤之情無法傾洩，只好一死了之。傅山的詩句表達了這種心情，『明月清風遺恨在，千秋萬禩屬誰知。』這種悲劇的性質，到了清初才真正充分的顯示出來。雖然說戰爭結束了，天下終於太平，然而實際上却流血不止。這不僅是文人們的個人悲劇，而且是全社會全民族的悲劇。當時是『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優不降。』（見馬敘倫著《讀書續記》卷一）活着的人服裝髮式必須旗裝，死了人殮時可着明朝服飾；男人改為旗裝，女人依然纏足；妓女着旗裝，戲子在臺上依然是明朝服裝。當時這就叫亡國。崇禎十七年也就是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四月李自成進北京，五月南逃，十月清兵佔領太原，立即下令剃髮。當時傅山負母逃亂壽陽山中，聞剃髮令下，便進壽陽五峰山龍池觀拜道長還陽真人郭靜中為師，出家當了道士。傅山決心做個隱士，而隱士是不容易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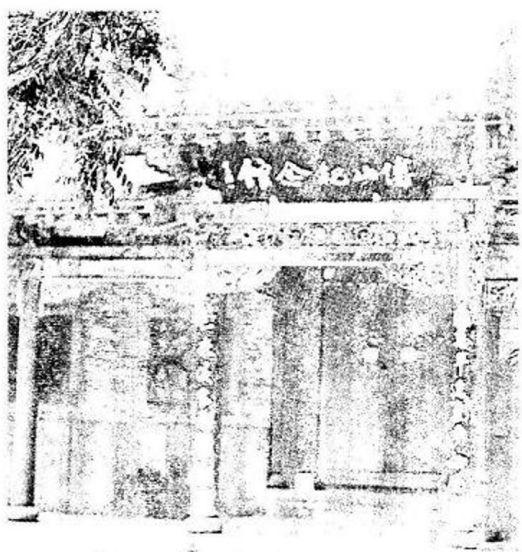
現在人們只知道清兵入關後，有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事情，却不知道山西大同和汾陽等地也都遭到屠城的慘禍。這些事都發生在順治初年。順治六年，大同總兵姜瓖不堪凌辱，見呂梁山廣大地區（當時稱交山）起義軍發展壯大，舉的是明朝的旗幟，倡的是反清的口號，他也宣佈起義。姜瓖派他的姪子姜建雄去聯絡交山軍，交山軍推姜建雄為首領，願與清兵決一死戰。多爾袞親率大軍攻打大同，最大的戰鬥發生在繁峙山中，傷亡總數在十萬以上。最後的激戰在汾陽。古汾陽城堅固異常。清兵在城外饑寒交迫，農民軍在城裏唱大戲，鬧紅火。戰鬥打了一個多月。當時的舉人秀才都參加了義軍。忠厚謹慎的山西士人再也無法忍受了。他們

是如此英勇，如此頑強，而且如此執拗。傅山在三立書院的同學們，如薛宗周、王如金等都作了帶兵的將領。傅山的著名文章和書法作品，《汾二子傳》，就是記述這兩位的英雄事蹟的。當時見有人猶豫動搖，薛宗周嚴斥道：「極知事不無利鈍，但見我明旗號，尚觀望，非夫也。」傅山當時在壽陽山中，他寫道：「二子果能先我赴義，一往者不可悔，來者不可豫。何哉，余乃今愧二子，余乃今愧一往者不可悔，來者不可豫。」一語，充分表現了當時士人們大義凜然的氣概。傅山的激動心情躍然紙上。傅山這時的書法，依然帶着濃重的趙、董風姿，然而字裏行間已經表現出一種明顯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他的字裏原有的那點歪味，那一點歪斜的風度，在這裏更加突出了。據說傅山曾把他的《汾二子傳》抄了許多份，寄給親朋好友們。這無異就是一件煽動性很強的傳單。

趙孟頫是南宋宗室後人，後來做了元朝的官。其實這事情本來無可厚非，但在此時傅山的心目中，却突然變成了叛逆。趙孟頫的書法，在二王之後堪稱絕唱。傅山本來是學趙字的，現在突然厭惡起來，罵趙字是「嫵媚綽約自是賤態」，反覆告誡兒孫弟子們千萬不要學趙字。傅山自己則改學顏魯公。對顏魯公的人和字推崇備至，簡直是五體投地了。傅山的顏體寫得極好。流傳下來的顏體大字楹聯和榜書多件，都非常端莊遒勁。都是順治年間的作品。他的小楷也用顏體，也是這個時間的作品。鄧散木說：「傅山的小楷最精，極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書應人求索，但他的草書也沒有，一點塵俗氣，外表飄逸內涵倔強，正像他的為人。」（見鄧散木著《臨池偶得》）仔細閱讀傅山此一時期的小楷和楹聯，都是嚴格的顏書正統，只是過於嚴肅，用力過猛，劍拔弩張，如臨大敵。可見此一時期他的心情，正在一種極度奮發的狀態之下，表現出一種奮不顧身的抗爭精神。

以交山義軍而論，他們是崇禎初年起事，後來服李自成。李自成南逃潰滅之後，交山軍依然固守交山。順治初年，交山軍大約也有過屈辱求和但求太平的想法，剃髮令下，他們又上了山。清政府嚴禁山民養馬，而交

山之中多馬，其馬高大善走，多半用做軍馬。清政府得知山民養馬，決定懲罰他們，於是義軍的隊伍突然得到壯大。矛盾日益加深，鬥爭日漸激烈。交山義軍直到康熙十年，才被趙古士徹底消滅。從崇禎元年到康熙十年，交山軍堅持戰鬥達四十餘年。現在想來，其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當時中國實不多見。交山軍起事時，傅山二十一歲，交山軍被消滅之後，傅山又活了十三年。顧炎武等反清復明的志士們，都曾經對秦晉高原上生性強悍的山民們抱有期望，傅山自然也是如此。不過傅山同他們略有不同。他可能是鑒於順治六年大起義的慘敗，覺得僅有秦晉高原的山民們是不夠的。他正是這時起，去南方活動，希望得到南明的支持和呼應。此時的傅山已經不思隱退了。他變成了一個慷慨激昂的鬥士，以反清復明為己任。誰知南明的小王朝腐敗之極，至少不亞於明王朝，內部矛盾如火如荼，根本無力抗擊清兵。當時南明任命的北方總兵宋謙，後來被捕，供出了傅山，據說傅山也接受過南明的任命書，詳情不得而知。於是，順治十年傅山被捕，被關進了太原大獄。



傅山紀念館

傅山有《甲申守歲》詩二首：「三十八歲盡可死，淒淒不死復何言……蒲團小坐消客夜，蠟燭深寒淚下殘篇。遠臣有歷談天度，處士無年紀帝圖……朝元白獸尊當殿，夢入南天建業都。」明亡之年他三十八歲，

他認為當時就應該殉國。現在入獄，他已四十七歲，便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傅山的母親是個深明大義的人。她曾對傅山的朋友們說：『我兒被捕，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就是死了也值得，不必救他。不過，他只有一個兒子，能够保全下來，延續傅氏香火，也就够也。』（見郝樹侯著《傅山傳》）做母親的一句『不必救他』，不僅表明了她的正義凜然的氣概，而且也充分反映出傅山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傅山在獄中『抗詞不屈，絕粒數日，幾死。』（見全祖望著《陽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後來傅山的朋友們出奇計，終於救出了傅山。傅山出獄後有一首詩寫道：『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有頭朝老母，無顏對神州。』他雖然沒有壯烈犧牲，但是其慷慨悲壯已經是足以光照千古了。有人認為，他既然是反清志士，那就應該為此而犧牲，他既然活下來了，似乎在政治形象上就不够十分高大了。這是典型的冬烘之論。這種冬烘之論曾經長期以來妨礙着我們對歷史人物做出正確評價。冬烘先生主張徹底殺光反對派，所以只要有人活下來，他們就耿耿於懷。《史記》裏有一個趙氏孤兒的故事，當程嬰、公孫杵臼策劃保護趙氏孤兒時，程嬰說：『死易。』公孫杵臼說：『子強爲其難者，我爲其易者，請先死。』（詳見《趙世家》）有比死更難的事情，冬烘先生們怎能想得到呢？對傅山來說，他既然決心一死，死對他來說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但是他沒有死成，居然活下來了。他活下來以後，所做的事情，他的各方面的偉大貢獻，同他的死相比，簡直有泰山鴻毛之異。司馬遷在受宮刑之後沒有自殺，說了這句千古名言。後人不解其意，以爲輕擲鴻毛而自比泰山，豈不謬哉！傅山出獄以後，立刻又去了南方。此時南明早已瓦解，這就是所謂大勢已去，天下事已不可爲了。他此行有一首詩，《東海倒座崖》。他寫道：『佛事憑血性，此近田橫島。不生不死間，如何爲懷抱。』此詩充分顯示出他的頑強鬥爭的決心。多年以後傅山將此詩寫成九尺巨幅條屏，現存晉祠博物館，那磅礴之氣，瞻之仰之，令人肅然起敬。單以這一條幅而論，當時堪稱獨步。所以趙秋谷（執信）說傅山書法是『國初第一』，絕非過譽。田橫島在連雲港東邊的海上，倒座

崖也在附近。田橫五百士的精神，簡直就是寧死不屈。田橫及其五百士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死，這時漢朝已確立與鞏固，形勢已經是無可挽回了。而傅山此時却選擇了生，這是因爲，雖然當時清朝已經確立並且正在逐漸鞏固，但在傅山看來還不是無可挽回的。況且他和田橫有所不同，田橫沒有遇到異族的統治，這在傅山看來正是大關節。他既然未能犧牲，他決不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下苟且偷生。這就是這首詩的深意所在。《霜紅龕集》中的這首詩，還有兩句：『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說明他最後一次去南方時，曾經有過極度的煩惱。但是墨跡中却刪掉了這兩句，說明在若干年後，當他書寫這條幅時，他已經沒有以前那種煩惱了。南明的腐敗無能，其殘餘勢力最後逃往緬甸，使他非常失望。他當時是爲此而煩惱。後來傅山不再煩惱，不是南明不再腐敗無能，而是經過若干年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深入研究之後，產生了一種堅強的信念所致。他以前是反清復明，復明既已無望，後來只是反清。他的反清確切的說是反暴政。他反對一切暴政，豈止清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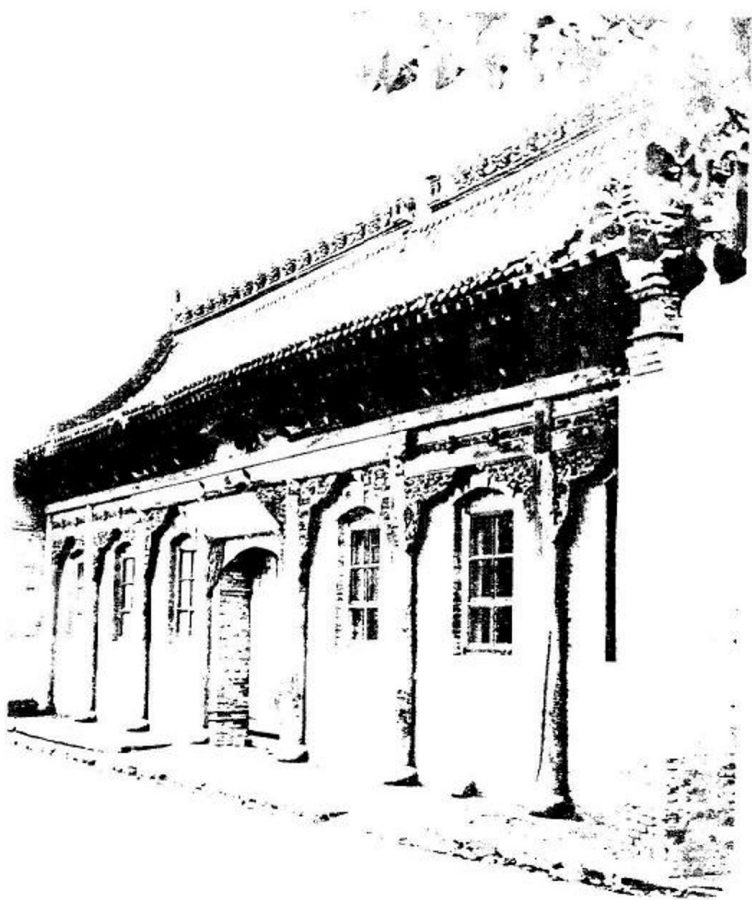
傅山與他同時代的學者相比，在他的詩文中沒有一點替聖人立言，亦即如何鞏固其統治，如何長治久安，也就是替統治者出謀劃策的意思。他從來不從這種角度考慮問題。他是個道士，自稱方外，甚至自稱僑民。他同統治者之間，真是涇渭分明。這正是傅山的非常獨特，非常偉大的地方。所以顧炎武讚美他『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傅山是非同凡響的。他自稱『異端』，認爲『天地有痼疾』，需要徹底改造。他在反清復明已經沒有希望的情況下，却期待着世道人心有所突變。他給自己起了個別號，叫做『觀化翁』。既然清朝的統治者已經漸漸地鞏固起來，世道人心正在變壞，他就盼望着迅速壞下去，以致物極必反發生突變。他深入研究戰國諸子的偉大思想成果之後，認爲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足以激勵炎黃子孫們真正的奮發起來。他盼望着華夏民族的真正覺醒，盼望他的兒孫後代們都成爲賢能之士。他願意做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自號它公、公之它、石道人。他願作老臂荒鷄，喚醒世人，從根本上剷除暴政。傅山與金聖歎同



時，金聖歎喜歡對皇帝旁敲側擊，同時對皇帝抱有幻想。傅山則沒有任何幻想。他只是瞧不起皇帝。他寫道：「李白對皇帝只如對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才成得狂者。」傅山對《周易》、《易》、《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解釋道：「王侯皆真正崇高聖賢，不事乃為高尚。其餘所謂王侯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他評論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說：「王彥章相魯莽漢，僅死事可，特立死節之目，全未推敲所事所死者為誰也。」這話太尖銳了。什麼狗屁皇帝，值得為他死嗎？這對那些不論什麼皇帝，一見號稱皇帝的人，就匍匐在地的順民們，無疑是沉重的鞭撻。

傅山只是一個老實敦厚的讀書人，不求升官發財，甚至也不求聞達。天下大亂以後，他想做個隱士。後來志士仁人以及孤立無援的山民們的血像河一樣的淌，他再也坐不住了。他會看病，他的醫道甚高，曾經治好過許多疑難大症，然而却擋不住鮮血的流淌。這是民族的血，人民的血。於是，他由隱士變成了鬥士。他的詩文中迸發出戰鬥的革命精神。他寫道：『所謂先覺者……乃孟子稱伊尹為先覺。其言曰：『子天民之先覺者，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樂克舜之道也，而就湯伐夏以救民。則其覺也，覺桀之當誅，覺湯之可佐。』凡念過《四書》的人，都知道孟子的言論和湯武革命的典故。很明顯，傅山在這裏所說的覺悟和革命，就是採民於水火，為民除害，徹底消滅暴君暴政。這個時間，傅山的字也不同以往了。完全變成了一種新面目，變成了剛強雄健的貌視，一切的旁若無人的樣子。書法藝術當然都是個人的活動、個性的創造。但是，我們却從中看到了明顯的顛撲不滅的定則：正是社會生活歷史條件以及他們無可逃避的生活過程，造就了書法藝術家，給了他們無可言喻的豐富的內涵。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新的書法藝術風格是苦難促成的，是血淚鑄成的，或者它是憤怒造成的。我們至少可以說，沒有憤怒就沒有藝術。這種新面目，倒也不是無源之水。從遠處說，倪雲林、楊鐵崖就已經具有自己的獨特面貌；從近處說，自徐渭之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人，都是名家，而且

都非常獨特。他們都是走自己的路，而且都呈現出精神抖擻、頑強不屈的樣子。傅山對黃道周、王鐸的書法非常敬佩，雖然與黃、王沒有交往，可以說服膺之至。他見到過黃、王的真跡，而且認真研究過。所以在構思之間行筆之際，就往往帶出黃、王的趣味來。但在傅山身上，這種由趙、董突變而成的新面目，本質上是憤怒造成的新面目，不可否認帶有一點怪相，或說怪味。這就好像是，張由極度憤怒扭曲了的面孔，非常的嚴峻而咄咄逼人。



丹鳳閣遺址

這個時間，也就是順治末年到康熙初年，在傅山的思想上和書法藝術上是個大轉變的時期。這個時間有兩件作品，都是長篇巨製，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一件是《奉祝顧公曹先生六十歲序》十二條屏；另一件是《祝錫子六十壽》十二條屏。這兩件書法都是寫在整幅的綾子上，八九尺長，一寫就是十二條，可以掛滿大廳裏的整個一面牆。那雄偉的氣勢、濃妍的筆